

●杨选民 著

神 龙 盗 火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欧阳长贵

封面设计:木 易

神龙盗火

杨选民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220000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ISBN 7-222-02188-4/I·593 定价:20元

发扬自力更生

精神，加快云南
水电建设。

石龙坝水电站

八十周年紀念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建设 90 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 20 周年

●德国西门子公司创建 150 周年

人 物 表

石月轩	云南药材商，耀龙电灯股份公司总理
麦华德	德国电机工程师兼《西门子杂志》摄影记者
陈仲清	法国领事翻译，耀龙电灯股份公司股东
石秀云	石月轩女儿，留日学生，电灯公司翻译兼医师
李经羲	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民国国务总理
王雪斋	云南商会总理
刘成江	云南劝业道道台
王 讯	王雪斋之子，留美学生，石龙坝电站工程监理
金云峰	总参议
钟林同	协统
蔡 锷	云南都督
李根源	云南讲武堂总办
袁世凯	直隶总督、民国政府总统
慈 禧	皇太后
石小龙	石月轩之子，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革命军军官
阿尔乐	法国驻滇领事
柳 曼	石月轩情人，艺妓
莫土地亚	德国水机工程师
哈尔曼	德国礼和洋行老板
毕 庆	泥工头
吴西山	木工头
阿木秀	彝族姑娘，石小龙女友
铁 寿	农民

二娃子	工匠
石 母	石月轩母亲
张光远	法国洋行经理
丁绍文	云南总商会协理
钱 磊	法国洋行保镖
汪军寿	法领事保镖、假股东
李本其	法领事保镖、假股东

自序

俗话说，什么事情都要讲个缘分。1990年8月14日傍晚，我散步于城中的广场，忽闻一阵警笛声，放眼望去，只见一行礼宾车队缓缓使来。心想，定有贵宾抵达昆明。果然，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是李鹏总理结束对外友好访问回国途经昆明。那时，我们正在筹备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电站建设80周年大庆活动，我为此而创作的纪实文学《石龙奇月》即将出版。于是我想，李总理是长期从事水电事业的，能否请他为此举题个词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即与云南省委办公厅刘明秘书联系，商量了方案。当日上午，我请云南省电力局老局长岳世华给李总理写了封信，即又去云南新华印刷厂正在包装书的机器上取了3本《石龙奇月》，一并送去省委办公厅转送给李总理。16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刘明同志的电话：“祝贺你呀，你成功了！总理题词了！”

随即，我赶去取题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说：“请转告岳世华同志，他给总理的信，总理看了，非常高兴，并向他问好。你的《石龙奇月》，总理收下了一本。”我接过题词一看，一张宣纸上写着16个醒目的大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加快云南水电建设。”我高兴极了。

半个多月以后，我又接到云南省政府秘书长吴光范的电话，要我赶快去他那里取李鹏总理的题词。我一阵纳闷：总理不是已题词了吗？原来，李鹏总理离开昆明临上飞机

时，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前不久，一个小学生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他在一幅题词中写了繁体字。李鹏说：“我给石龙坝电站的题词中，云南的‘云’字写成了繁体，回北京后要重新写一幅寄来。”果然，李总理寄来了一幅新的题词：“为发展云南水力发电事业而努力奋斗”。当我从吴光范手中接过总理的新题词，顿时解了惑，更感到总理对待工作是那样的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从此以后，我们开始筹划将《石龙奇月》改编成电视剧的事。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今年1月18日，我欣喜地接到蔡氏兄弟（澳门）影业公司的电话，他们打算将我的著作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搬上银幕和荧屏。不日，在珠海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我有幸见到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公关部的张芳小姐。她说：“今年是西门子公司成立150周年大庆，你能否将《石龙奇月》重印，以备庆典之用。”我说：“如果时间允许，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一部纪证小说。而且，可以把故事集中在先人们创办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前后，充分展示时代背景，表现出人类获取光明的不易。”于是，我一头钻进云南省档案馆里，去寻找那段历史散落的珍珠。又于是，我把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新的冲动……全部注进了新的创作欲望之中。从5月25日到6月25日的一个月中，我一气呵成，写就了这部《神龙盗火》。我以我心，我以我情，把它献给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建设90周年，献给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献给西门子公司成立150周年！

也许，这就是我与石龙坝电站、与这本书的又一次缘分吧。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半丈钢轨	(1)
第二章 争夺利权	(29)
第三章 东山再起	(57)
第四章 龙族耀日	(93)
第五章 举火祭天	(129)
第六章 九九重阳	(163)
第七章 神龙盗火	(189)
第八章 生离死别	(213)
第九章 泪洒耀龙	(233)
第十章 阴错阳差	(260)
第十一章 大悲大喜	(282)

第一章 半丈钢轨

“塌方啦！”

“啊，塌——方——啦！”

“塌方……死人啦……”

一阵阵凄惶、悲惨的呼喊，如平地惊雷骤然响起，挟着惊悸、惶恐之情，裹着歇斯底里之声，如一片阴云立刻在南溪河畔黑苍苍的山谷里弥漫开去……。

这是公元 1906 年 10 月下旬的一个黄昏。

“——塌方啦！”

“塌方……，啊，大塌方呀！”

“死人、死人……洞子里的全死了……”

——声声的哭泣、哀嚎，凄凄惨惨，如紧敲的丧钟，在修筑滇越铁路的数万名中国劳工的心头滚动、擂击……

听见喊声的人们个个收紧了心。沿河两岸的居家住户和劳工们纷纷前往乌鸦山去看究竟。在人群中，有三匹马驮着三个人，显得出众，一看便知是有钱人家出门远行路过此地。

走在前面的，着一身商人打扮，瘦削的身材却显出几分精明强干，他便是云南有名药材巨商石南药的二儿子石月轩。走在中间的是一位时髦女郎，着一身日本新式秋装，在马背上随着马蹄前进的起伏跌宕，更添几分婀娜多姿的风采。她叫石秀云，石家的掌上明珠，两年前东渡日本留学，专攻西医，打算回国后中西结合另辟医道承继祖业。今天刚从越南回来，她父亲到河口迎接。后面的则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是石月轩的小儿子，石秀云的弟弟，叫石小龙。

他们听到哭喊声，刚才喜悦的心情一下子便沉寂下来。石秀云问：“爹，我大叔不也在铁路上吗？”

石小龙说：“爹，你不是说我们还要去看看大叔吗？他是不是也在乌鸦山？”

石月轩转头看了一眼女儿和儿子，将缰绳往马屁股上一打，急切地说：“走快些，我们看你大叔去！”

……

乌鸦山在南溪河上游，大山重重叠叠将小河挤压得弯来拐去，由于地处亚热带地区，蚊蝇众多，亦叫瘴疠之区。自从滇越铁路勘线从此顺河而上，直到蒙自以后，这里的山和水便见到了人，有了几分生气。数千名修路劳工驻扎在河

岸，白天开山劈石、打洞钻山，夜晚枕大地，听兽鸣，不时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监工的皮鞭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病、饿、伤残死者天天有之。

这天，人们刚刚掩埋了两个死难的弟兄，就见长达两里之多的乌鸦山隧道中喷出一团团黄灰。于是大家预感到里面塌方了。果然，洞口不断地传出了喊声：“塌方啦！塌方啦！”

正在隧道中指导施工的技术员是石月轩的大哥石月亮。他是在监工的逼迫下进洞的，因洞中无照明，劳工们靠点油灯劳作，对于洞顶的松动全然不知。前面拼命在开挖，后面衬砌速度跟不上进度，又遇到法国供给的红毛泥（水泥）中掺有砂子，强度不够，所以劳工们不得不日夜赶工。

监工是个中国人，叫王大山，只读过一本《三字经》便混进法国人开办的法语速成班，学会了几句洋文，就靠与洋人的巴结为本钱，天天到工地榨取劳工的血汗。王大山到隧道中找到石月亮，下令道：“大法国的官员们说，明年秋天一定要将铁路从河口铺轨到蒙自，以适应西方各国将货物运抵碧色寨，再倾销到滇南各地。你承担的这个隧道工程是关键，若不按时完工，他们要拿我试问。我嘛，当然就只有找你算帐罗！”

石月亮说：“工程如此艰巨，工作量如此之大，这是钻石头，又不是取土，得一寸一寸前进，我看还是按要求来施工吧。”

王大山说：“你能不能在每一个炮眼中多装些炸药，爆炸威力大，炸石多，进度不就快了么？”

石月亮固执地回答：“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这样做要

酿成大事故，这将是欲速则不达。”

王大山神情一转自信地说：“你不必害怕，我已通知你的部下，他们已经在炮眼中多装了炸药。”

石月亮大吃一惊，正要上前去阻止劳工蛮干，忽然“轰隆隆！”几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洞中喷射而出……

石月亮转身一把拉过王大山，话还没说出口，只见头顶上的石头“唰”地一下落降下来，接着身后的木支撑也“吱吱”地响起，顶板压力将一棵棵木柱子撕成棉花状。石月亮在黑暗中放开王大山的手，强行地说：“你快走，快去报告，隧道大塌方，全完了，……。”

这时，洞内陆续传来呻吟声，石月亮冒着洞顶还在散落的石头，朝着呻吟声摸去。

他双手用力扒开压在一劳工身上的碎石，将其救起，把他背到隧道边上，嘱咐道：“紧靠在此，别乱动，我去前面救人！”

石月亮感到双手生疼，伸出右手在嘴上一舔，觉察到手已被碎石磨破出血了。他心里既悔恨监工王大山的无知，又痛苦这施工条件的险恶，使尽全身力气一边观察洞内的动静，一边摸着向炮响的前方爬去。当他来到尽头，硝烟中隐约可见洞顶已像个“大礼堂”，千斤重的石头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之势。他静静地贴耳于洞壁，细听动静，仿佛感到埋在碎石堆中的劳工还在喊救命。于是管烟的刺鼻和头上碎石的散落，一个劲地搬动地下的石头，搬一会，他又贴耳于地静听一阵，半个时辰不到，他已将地“挖”出一个大坑。他的手感到在碎石中有一只温暖的手在颤抖，这时他轻轻地扒呀扒，终于扒出了一个压在碎石中的劳工，赶快将其

扶起，背在背上往上爬。那劳工感到有人在拨动他，便“唉哟”、“唉哟”哼出声来。

石月亮刚要爬出石头窝窝，感到洞顶的灰尘在散落，他凭借多年的地下施工经验，预感到洞顶即将掉落，于是使劲将背上受伤劳工往外一摔，使那劳工大叫一声滚出几丈远。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抛出受伤劳工的一瞬间，洞顶上的一块巨石“轰隆”一声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砸落在石月亮的身上，最后把他深深地掩埋了……

坑道外，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山民已赶来，只见乌鸦山已半壁坍塌，尘烟弥漫，到处是撕肝裂胆的哭声、叫声、哀嚎声。绝处逢生的几个劳工，奄奄一息，被人们生拉活扯地拽出洞口。而更多的劳工家属则悲天沧地的捶胸顿足，大放悲声。

隧道口，横七竖八摆开了遇难劳工的尸体，有的卷曲着，有的仰躺着，有的缺肢断腿，还有的面目焦黑……

石月轩一家心急火燎赶到工地，一下马，便急切地向四处的劳工们打听：“石月亮，你可认得石月亮？他不会下坑道吧？他在哪里呢？”有劳工回答：“石月亮是技术员，他正在洞里救人哩！”

“走，快去看你大叔！”石月轩拉住石秀云和石小龙的手就往洞口跑。边跑边说：“你们叫呀，叫大叔！”

石秀云、石小龙异口同声地叫：“大叔，大叔！”

……可怎么也没有回声。石月轩一家来到出事洞口，问遍进进出出的劳工，均未见其兄的身影，这时他担心起来。石月轩开始在那上百具已盖上草席的尸体堆中去寻找。他掀开一床草席，又掀开一床草席，再掀开一床床草席……均

不见石月亮。这时，他也禁不住狂喊起来：“月亮哥，月亮哥，你在哪儿？”

如血的残阳凝聚在乌鸦山尖，山脚下的人们个个脸上布满愁云，呻吟之声和哭喊之声混为一体，在山谷中流泄。暮色中，工友们打着马灯从洞中抢救出最后一具遇难的尸首。石月轩一家奔上前去，他掀开盖在尸首头上的草席，吃惊地哭叫起来：“大哥呀大哥，你怎么就走啦！”

“大叔！”石秀云哭起来。

石小龙也跟着哭喊：“大叔，大叔！”

这时，一受伤的劳工来到石月轩面前，“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哭着道：“大人呀，大人，他是为了救我才丧生的呀，你们怨我吧！”

石月轩掏出手巾，擦去大哥脸上的尘土和血痕，轻轻地盖上草席，再也说不出话了。石秀云、石小龙扶着悲伤的父亲到窝棚中歇息。

沿南溪河两岸的窝棚，通宵灯火通明。人们都在企盼处理事故的中、法两国官员早时到来。

一盏油灯下，石月轩一家还在为死去的亲人哀伤。

石小龙从姐姐手中接过一本新书翻了起来，禁不住说出声来：“《云南》杂志。”“姐，这是你……？”

石秀云回答说：“这是旅日云南籍同盟会员及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刚创办的，它的目的是‘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

石小龙翻了几页后惊喜地：“姐，你看这里还写着滇越铁路。”

石秀云伸手去捂小龙的嘴，劝他：“小声些，外人知道

了可不得了。”

于是，石小龙凑近油灯，自己往下看。他从书中得知，滇越铁路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缔结《越南新约》，二十二年续订商约，二十九年签订《滇越铁路章程》，由法国铁路公司修建自越南海防至云南昆明的一条米轨铁路，全长 854 公里，其中，由河口至昆明长 465 公里。……此路自 1903 年开工以来，先后从中国和越南招募劳工数十万人。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工头监督下，劳工们随时都被鞭抽棒击，每年都有上万劳工死于病、饿和灾害，此路正在用吾国吾民的血汗浇灌和白骨累积，正是：“切齿当年卖国臣，南朝奸桧是前身；双行铁轨千家命，怎奈经营付别人！”

石小龙看着看着，一股忧国忧民之心涌上心头，立志要做一个云南好男儿和石家好男儿。他翻到《云南》杂志上的一首歌曲，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

勉哉勉哉男儿 云南男儿

汽笛一声金碧变色 大好河山谁是主

倒挽狂澜 中流砥柱

好男儿 磨砺以须 兴亡责 共相负

勉哉勉哉男儿 云南男儿

欧风美雨 剧烈争竞 民乏学术 何以兴

兵农工贾 力求日新

好男儿 振发奋厉 驾欧美 轶东瀛

油灯下的歌声将气馁中半睡半醒的石月轩惊动了，悲伤地说：“小龙呀，你才读几天书，你要向你姐姐学习，遇事要沉住气哟。”

石小龙不服：“爹，你看这法国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你光知道做买卖，看病救人，你看这歌词中都写到‘兵农工贾，力求日新’嘛！”

石秀云拉拉小龙的衣衫，示意要他不惹父亲生气。并说：“爹，都怪我不该把外边的书带回来。”

石月轩看看女儿成人的模样，上火的心情立即平静下来许多，说：“多读些书是好事，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多读医书，将来治病救人，技高一筹。”

石小龙又按捺不住，冲着石月轩说：“爹，这国家的病不治，百姓的病又何以能治好？”

石月轩见儿子还对嘴，伸手就要去打，被石秀云劝住。石小龙见和爹谈不拢，站起来就跑出窝棚。

这时，天已经亮了。经过一夜哀痛的家属和劳工早早地纷纷走出窝棚，翘首盼望有个好兆头。石小龙来到隧道前的一辆运石渣的板车上，手中拿着石秀云从日本带回的《云南》杂志，大声地向难属们说：“同胞们，父老乡亲们：法国人强夺了修建滇越铁路的利权，如今又不管我同胞的死活，真是欺人太甚！”

人们听到有人在喊话，以为上面来人了，纷纷围了过来。石月轩和石秀云挤到前面，见是石小龙。石月轩大声喊道：“小龙，你跟老子下来！”

石小龙假装没听见，继续他的演说：“你们看，革命组织同盟会已在日本组织留学生呐喊了。他们已提出了赎回滇越铁路主办利权的办法。同胞们，父老乡亲们：我们不能孰视无睹，甘愿受欺受压。今天，我们要组织起来，弹劾云贵总督，去赎回路权！”